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68 \*  
9 Novem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八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伊留埃卡先生	(巴拿马)
<u>理事国</u> ：	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斯卡拉布尔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金沢正雄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埃勒胡法里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查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 LX-2332 室 )。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18)

主席：按照过去会议的决定，我请埃及、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孟加拉国、毛里塔尼亚的代表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努赛贝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孟加拉国代表凯泽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了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和尼日利亚常驻代表的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目前这个项目的辩论。

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邀请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和尼日利亚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席位的数目有限，我请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和尼日利亚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按惯例有一项了解，当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再一次，也就是今年第三回由安全理事会审议，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首先，局势的特征是以色列当局蛮横镇压阿拉伯居民。从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观点看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基本人权的侵犯。此外，领土局势的一个内在特色是以色列公开掠夺占领区的自然资源。这也是公然违反国际法普遍承认的规范和联合国关于自然资源的主权的众多决定的。

领土的局势逐渐发展到践踏回教居民的宗教感情。这同样是不能容许的。

不过所有这些方面虽然都很重要，但其中却没有一样是最重要的。特别主要的乃是政治问题。以色列用武力窃取别人的土地的问题现在已有了十个年头。此外，在目前的情况下，占领已实质上演变成并吞阿拉伯领土。这就是事情的本质。

叙利亚代表，阿拉夫大使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中正确指出，那已不再单纯是以色列蚕食的问题。那是鲸吞的问题，各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企图分解、直接占据至少是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一大部分。

足以证实以色列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确有并吞计划的一个明显证据是以色列外交部长阿隆先生最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十月号发表的文章。那是不可忽视的。这篇文章公然宣布以色列打算并吞下列属于阿拉伯人的领土：第一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大部分；第二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部分；第三是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第四是沿着埃及——以色列一九四九年休战线的西奈领土的一大部分和沿着西奈半岛东南部分远达沙姆沙伊赫的所谓走廊。

以色列有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野心，而且是明确的并吞计划。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一直顽固推行一种政策继续建立新的殖民点，已经主要地证明了这种计划。

安全理事会已经提到过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和以色列外交部长阿隆的公开演讲显示，这些殖民点不是临时的；正好相反，根据以色列的计划，这些殖民点是永久

性的。单在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就在阿拉伯领土计划了二十九个这样的殖民点。这是从占领转变为并吞的明显证据，同时这正是安全理事会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这一种情况是怎样演变出来的呢？为什么以色列不仅对阿拉伯领土很多区域公开提出要求，而且现在还实际并吞这些区域？答案是很明显的：其所以如此仅因为中东全面解决的目标已由所谓逐步外交代替了。这正是为什么以色列及其友人得以在开始时避不答复“以色列不会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军？”的问题的理由。

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种外交，以色列才能够毫无阻挠地筹划将来并吞阿拉伯领土的很多区域。

苏联反对由个别协定代替全面解决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回顾苏联政府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关于这方面的声明就已经足够了：

“假如去年关于以色列占领区的各别、单独、不重要的区域的各别协议在人们心中产生一种中东绥靖的幻象，至少目前人们可以看出因为这些协议把中东解决的关键问题撇在一边，所以它们不仅没有使局势稳定，甚至还使局势更加复杂。”

因此，苏联一直认为，用别的方式代替全面解决对照顾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而言是真正有害无益的。

最近出现了一些十分可信的证据证明了苏联提出的这些警告的正当和正确性，我们希望特别对这点加以阐述。

现在大家都已明了这种外交的创议者对以色列确实所说的是什么，和这些人怎样说明逐步策略的真正目的。以色列的记者马蒂·加兰在几个月前出版的一本书中记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这些人对以色列的部长们说：

“……脱离接触会谈的目的是避免现在讨论边界和最后安排的需要……。”

又告诉他们说：

“……脱离接触会谈的失败等于是突然揭开对以色列形成压力的各种势力总源头，这回不是局部撤退，而是完全撤退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边界。”

既然如此，我们所处理的不是某种会谈的引语而是这种会谈的报告。不过，在美国的记者爱德华·希恩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直接引述了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劝请以色列外交部长阿隆先生同意一项新的脱离接触协定时所作的下述的说明：

“我们的战略是想使你免去同时对付各方面的压力。假如那是逐步策略的话——假如我们要一九六七年边界的话，我们可以使全世界的舆论和大部分国内的舆论支持我们。这个战略就是要保护你免除这种困境。我们避免制订一项达成全面解决的全盘计划。”

这类的言论的真实性在以色列、在美国都没有受到质疑，是很具代表性的。这无异对苏联的警告的正确性提供了文献上的证明。

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逐步外交不仅同全面解决相反，实际上也暗中破坏全面解决。其结果，正如同苏联政府所着重指出的，是故意搁置中东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更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地位，而成为安全理事会和阿拉伯国家及人民现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所以，今天比以往更明白地显示，要在中东建立正义和持久的和平需要在这个地区有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在引起中东冲突的根源除去以前中东没有，也不可能和平。要清除这些根源，三个基本的条件仍有待完成，那就是，第一，以色列军从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行动之后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中撤退，第二，满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要求，其中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三，国际保证中东各国边界的不容侵犯和安全及其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苏联深信，由于继续并吞阿拉伯领土而来的中东紧张局势的激化需要加紧努力以保证局势的扭转，从战争扭转到和平，苏联最近再一次向中东冲突直接有关各方

向日内瓦和平会议各参与者提出呼吁，恢复有关各方确认为政治上可接受的这个机关的工作，理由在此。任何想推迟日内瓦会议恢复工作的人都要负重大责任。

只有正义的和平才可以成为持久的和平。除中东的全面政治解决外，别无其他方式。除立即在日内瓦召开中东和平会议之外，别无其他方式。正如同苏联在关于中东解决和日内瓦和平会议的提议中所说的，

“苏联坚信，消除中东冲突潜在因素和议定全面解决办法的真正可能性是存在的。为此目的，苏联准备同日内瓦和平会议的所有其他参与者一起继续努力。”（A/31/257）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根据这种情况来审议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的问题。从这个观点看，安全理事会基于原则的考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具有特别的意义了。这种行动清楚而明确地反对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所采的单方行动，并要求这些行动立即停止。苏联准备支持安全理事会的这一种决定。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本杰隆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你担任安理会十一月份主席向你表示我们最诚挚的祝贺，并且表示摩洛哥代表团看到你担任这个重要的职位所感到的高兴。你代表拉丁美洲同阿拉伯文明有很多深情厚谊的传统。而且由于你的卓越的外交家资格、你的经验和你的才干，这一次辩论必能达到一个明确的结论。

安全理事会再次举行会议审议以色列在阿拉伯占领区各种措施的问题，如果安理会认为必须这样做，这是因为这些占领区的形势已经到了实际上威胁这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程度。

的确，对于手无寸铁的居民实行的镇压措施还在逐渐和不断地扩大。以色列当局施发宵禁令，限制居民移动、禁止当地报纸的发行、下令驱逐阿拉伯领导人，拆毁住宅、任意和无理拘留平民。在阿拉伯占领区各地建立平民和准军事性的殖

民地而把居民逐出他们的家园、关闭学校和商店、这都是每天经常听到的事情不足为奇。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不幸的是，这个项目单是列举不尽的。要知道这些占领区内侵害我们兄弟的不人道措施的严重性，只要略微一看受托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人权措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就不言自明了。

以色列在占领区内使阿拉伯居民受到压迫和虐待并对他们犯下了无理的行为时事实上只是执行为了破坏巴勒斯坦民族的团结而制订的马基亚维里式不择手段的计划的一部分，以便任意吞并这些占领区。

这些行为就是公然否认国际法、本组织的宪章和一九四九年第四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和文字，这些法律和约章都强调了不能否认不容剥夺的人权。

虽然第四日内瓦公约宗旨之一特别是在防止战争造成的临时情况变成永久性而危害在占领下的居民，可是我们看到该公约签署国之一的以色列——似乎必须重申一次——却在实行一种有计划的吞并政策。我们在以色列当局本身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有这方面的证据。

以色列联邦殖民部主任宣布，自从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已在占领区建立了六十四个移民点，其中一些容纳的人数可达两万人。更坏的事情是以色列外交部长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三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的一项声明中说：

“建立了这些移民点是不预备放弃的，而且还要建立许多其他的移民点，但是缺少殖民者。”

根据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国土报》的报道，占领区移民事务部长委员会主席是不管部部长伊斯雷尔·加利利先生，他预测以后两年内将建立二十九个移民点，其中十三个将在本年年底以前建立。可以注意的是，甚至在以人口过剩闻名的加沙地带也计划建立四个新移民点。为此目的已在进行采取驱逐和迁移本地居民的措施。

至于改变这些占领区的地理特性，我们应该提到半官方的机构把阿拉伯人的土

地完全没收的事实。纳比塞缪尔村庄和汗阿赫马尔站将要建立犹太移民点的事例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要特别提到为耶路撒冷所定的命运，因为这个城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所以不论信什么宗教，所有信徒都很关心这个城的命运。我想此时回顾一下是有用的，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也就是这个圣城被占领几个星期之后，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和教皇陛下都谈到这个严重问题及其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苦痛影响。

我们也遗憾地注意到过去几年这个城的情况已经逐渐恶化。大家都知道，就象企图仿效哈利勒和纳布卢斯各地的做法，已经沿着约旦河西岸建立了犹太移民点一样，为了使这个圣城完全变成犹太城，城内阿拉伯地区和该地区的犹太区的阿拉伯人都被迁移到其他地区，因而该城的人口组成已发生了变化。

在讲到各圣所时，对于摩洛哥宗教基金会财产的命运，尤其是一九六七年占领耶路撒冷之后摩洛哥居民区遭到的破坏以及属于该基金会所有的全部村庄的命运，我不能静默无言。固然许多世纪前在巴勒斯坦各圣所定居的许多摩洛哥朝圣信徒留下了大量的财产和农地，可是它们的收入和产品都用来援助贫穷的摩洛哥朝圣信徒和住在各圣所附近的本地穷人并且资助一些人道主义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在伊斯兰国家所说的“瓦克夫”。这些财产的收入一向是由向摩洛哥宗教基金部负责的一个地方行政当局管理。自从以色列占领以来，这些财产不是遭到破坏，便是被军事当局没收。以色列经常破坏这个圣城的各种宗教和人道方面的工作，摩洛哥从未停止谴责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同时仍坚持它对宗教基金会财产的享有权。

我们知道，大约一年前在占领区发生的严重动乱就是由于以色列公然藐视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而直接引起的。阿萨清真寺是第二个最重要的伊斯兰圣所，在占领当局明知和亲眼目睹下被焚毁。哈拉易卜拉欣清真寺受到亵渎并被分成两个部分，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留给正统犹太教狂热的信徒，虽则这座圣所是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教徒建立的。

另一件罪恶昭彰的事就是圣墓教堂本身也不免受到不尊敬行为的亵渎，包括偷窃圣物，这是在一千多年阿拉伯当局管理下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我们怎能相信



感受到这种行为的痛苦影响的兄弟们不应该起来对故意要使他们失去个性的人们反抗呢？

阿拉伯被占领的地区已经置于以色列国防部的管制下，对于各占领区的管理有完全自由，换句话说，军事长官可以随意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他们从来没有经受过最残酷的压迫。因此，他们设立了军事法庭受权审判甚至未成年的人，并处理所谓反公安的罪行，例如悬挂巴勒斯坦国旗、在墙上写反对占领者的标语或是唱爱国歌等等。如果他们组设学生、慈善或其他人道主义的会社，他们要受到这种法庭施加多到十年的徒刑。援助政治犯的家属被认为是援助“非法”组织而被禁止。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到拉马拉教师苏德·阿卜·马亚莱的案件，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他曾为了援助加沙和耶路撒冷两地的一些家庭而被判处十年徒刑。

军事长官和以色列军事当局所采取的决定中每天都有管理上和预防性的拘留。凡是受预防性拘留的人就有危险可在审判以前继续被拘留六个月之久。

占领区的经济吞并是以色列政策的基石。在农业方面，以色列没收了五十多万“杜努姆”的肥沃土地，因而完全摧毁了约旦的农业生产。至于工业方面，目前是为了适应以色列市场的需要，以色列并且鼓励它的商人投资、给予补助金并免税而使工业状况更加恶化。

我们不必是术士就能立刻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这个政策就是不注意到居民的真正利益而利用各占领区的潜力来促进以色列的经济自足。

过去二十五年以来本组织通过了多少有关以色列行径的决议——也就是它继续不顾拒绝和违反它的决议？很明显以色列继续以完全藐视的态度对待本组织的各项决定，并且有计划地拒绝同受托调查占领区内以色列措施的特别委员会进行合作。

摩洛哥人尤其是我这一代的摩洛哥人从经验上了解外国占领必然引起抵抗，而这种抵抗必然引起解放。因此，摩洛哥认为如果让这个局势一天一天地恶化，平民伤亡日益增加，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利益，所以应当不再迟延，速即采取可能使这个难题达成彻底解决的任何办法。

在我们看来，解除我们兄弟的痛苦的唯一有效的补救办法就在于以色列从一切占领区撤退。必须尽一切可能，根据各有关国际文件确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完全恢复。对上述的这个不幸局面，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不应当仍旧漠不关心。我向世界舆论呼吁，要求对占领国施加有效的压力，使它遵守本组织的各项有关决议因为如果我们让这个严重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就会冒险而引起更大的动乱，其后果是谁都不能预测的。

摩洛哥代表团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坚决主张应该在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之前立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尤其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正在讨论的是中东问题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它的严重性，我们大家都相当重视它对和平和世界安全的影响。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讲的很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马尔邦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让我首先为你担任本月份本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位，而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有你这样一位有丰富经验和外交才干的人来主持这些重要的会议，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本理事会的讨论将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者巴基斯坦大使伊克巴尔·阿·阿洪德先生很能干地主持上月份本理事会的会议，表示祝贺。

主席先生，也请让我通过你向本理事会各成员感谢其给我国代表团机会参加这次会议，希望我们的调停将对一个已经证明是难以处理的问题找寻解决的办法有所贡献。

应埃及常驻代表十月二十日给主席的信中的请求，理事会再度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局势，埃及常驻代表在其信中请理事会注意在这些领土上的危险和爆炸性的局势。

今年五月理事会关于本问题的辩论结束时，大多数成员都要求占领国避免采取阻碍和平的措施，那时候我国代表团曾希望被占领领土的情况会改进，以色列会停止在该区域采取足以妨碍寻求和平的结果的任何行动。可是，很明显的是情况已经恶化多时，成为令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以色列当局继续采取镇压措施——实行宵禁、宽恕亵渎圣地的行为，建立新的移民点等等，一切都是不但极端违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并且违背有关的日内瓦公约。

很明显地许多年来中东问题的主要争端之一就是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不能容忍的情况。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多年生活在外国军事占领之下，以色列没收他们的土地，捣毁他们的村庄，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甚而亵渎他们的神圣场所，这都是以色列坚持其镇压和压制政策的结果。一九六九年纵火烧毁阿克萨清真寺的亵渎圣罪行和对在该处虔诚礼拜的教徒继续骚扰的蛮横行为说明了情势的严重性。

现在本理事会处理由于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居民继续采取镇压行动所引起的爆炸性局势。不需要由我重述所有经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们以及在我之前的其他发言者向本理事会提出的大量证据。对希布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和可兰经加以亵渎，在回教世界的眼中看来的确是严重的玷辱。所有这些情况的发展引起西岸巴勒斯坦人规模日益扩大的抗议和示威，加强说明了由于这种占领而产生的紧张。所有这些情况只能用占领的本性和它在表面上看来要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对继续占领的决心反抗来加以解释。巴勒斯坦人民日益增加地对占领和反对上次在西岸和其他被占领区举行选举的结果，具有超越象征性的意义。

以色列现在面对着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日益增高的敌对必须认识这种占领只能使局势恶化和使和平的可能性遭受打击。无可逃避的事实是，如果以色列继续采行它现在的政策，它要单独为局势的恶化和使和平的机会受到破坏而负责。除非以色列从所有占领阿拉伯的领土上撤退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否则和平是不能在该区域实现的。

因为我国代表团不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也不是安理会所审议的争端的直接当事一方，所以通常不介入其辩论。由于印度尼西亚人民感到与一般阿拉伯人民，尤其是与巴勒斯坦人民休戚相关，使我国代表团义不容辞地参加安理会的这次讨论。事实上，为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恢复中东的基本自由和正义，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斗争是我们的最大光荣。为了要求获得自由和正义，我们所表现的团结和坚定的支持不是基于对任何群体的敌对，而是基于我们反对压迫和不公平而从事斗争的承担。

印度尼西亚对于中东问题的立场已经表明过许多次。在伊斯坦布尔第七次伊斯兰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说：

“中东问题不能离开其根本的原因来审议，其原因是双重的：第一个原因是长久以来加于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不公平，而巴勒斯坦人民是今天以色列所在地区的本土居民。第二个根本原因是以武力继续占领属于三个阿拉伯邻国的领土。只要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家园被人侵夺、只要以色列坚持有权占据合法地属于别人的土地的谬见，中东冲突的解决将只是幻想。

“因此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必须加以纠正。第二个根本原因，继续以武力占领属于三个阿拉伯邻国的领土的行为必须要终止。”

早先我曾经说过，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以色列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做法。特别是由于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和对所有宗教的深为尊敬的缘故，我们不能宽恕任何种类的激烈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政府宽容宗教领袖宣扬仇恨和暴力而不宣扬爱与和平的行动，感到惊奇的原因。

看清事实真相的人一定已经看出时间正在消逝，必须速即寻求办法，使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问题能达成和平的全面解决。阿拉伯人民不能永远等待联合国来纠正长期以来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公平。阿拉伯人同领土被人占领是势不两立的。本理事会受国际社会的委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辜负这种委托，必须履行责任作出认真而一致的努力使问题达成全盘的解决。

我国代表团吁请本理事会作出适当的决定，促进在中东开始一个使该地区能有真正而永久的和平的新时代。安全理事会不采取现实而有建设性的措施可能造成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所讲的很好意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位并开始发言。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加入其他的发言人为你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这个难以应付和骚动不定的时期担任安理会的主席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祝贺。我深信以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才干将会极有助于领导本理事会的讨论。同时，让我也象别人一样，为巴基斯坦阿洪德大使主持上月份安理会的各次会议时所表现的适当风度向他表示祝贺。其次，让我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邀请我来参加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局势的讨论。

日益使我国代表团感到苦恼的是，这个崇高组织能够执行的有效而有用的工作被一些代表团故意采取行动将一些无关的事项插入这很严重而单纯的问题之中，而使之日渐瘫痪。让我们希望时候将会来到——而且要很快地来到——到那时我们在本组织的辩论将再变为是有成效的，而不是反成效的，我们坐在这伟大的大会会议厅中不是象以往那样，来听一些关于经济学，统计学，历史和宗教哲学的演讲，而是要面对我们在宪章下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国外交部长于十月四日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致词中说：

“尼日利亚希望再一次重申它的信念：中东问题要得到持久解决，就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己的家园的正当愿望和考虑到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有权利在安全和得到确认的边境内生存等问题。”（A/31/PV. 16，英文本第79—80页）

我们曾经年复一年地说这种话，它已不是新的。

他继续说：

“尼日利亚再次呼吁以色列全面和无条件地撤出自从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同上，英文本第81页）

这又是我们每年所重复说的话。

我们可以坐在这间会议厅中对这问题无止境的讨论下去，而照样会发生无数次象最近土希布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所发生的事件；照样会发生骚动和示威；也照样会发生我们称之为“恐怖主义”的事件，不了解人类意志受到镇压和抑制的基本动机。所有这些事件，都只是病象，就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来说它们都指出一个单纯的创伤，那就是以色列的武力占领。问题的关键是以色列占领阿拉伯的领土，和以色列在那些领土上的非法和不分人道的行为。

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中，他说：

“以色列发现自己控制了犹太和撒玛利亚（即西岸）”。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事。今天在一九七六年，尽管一再呼吁、并通过无数的联合国决议，而且尽管有一九四九年关于战时平民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以色列仍然发现自己在阿拉伯领土内。是否以色列想要告诉我们它是迷失了方向，而找不到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出去的道路？如果以色列对要求它从这些领土上撤退的国际呼吁仍然不予置理的话，它便不能诚实地使我们相信它在中东有求取和平的真正愿望。也许本理事会应讨论出一些办法来协助以色列找出回到几十年前为它划定的边界的途径。

以色列傲慢地无视本组织的各项决议还要有多久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热望无动于衷还要有多久呢？还要多久的时间才能使以色列从它自己要建立犹太国的决心上获得教训？为什么以色列要阻挠为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国家的一切行动？这是很难令我了解的。

很明显的，对本世界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来说，巴勒斯坦人民有回到其本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象以色列自己的情形一样，责任是在我们这些本组织成员的身上

我们有责任保证划出清楚明确的巴勒斯坦国的边界。 在我们还没有着手那样去做以前，我们仍将继续辩论一些表面的问题，实际上并未触及产生这些争端的根源。我们将继续有被提到安全理事会来的事件。 我们将继续遇到巴勒斯坦人民对以色列占领施加镇压而发生的抵抗。

简单说来，巴勒斯坦人民面对着他们返回家乡的权利被人剥夺，和由于以色列的镇压措施，将会更加坚决为获得自决、国家独立、主权和收回他们被逐离的家园与财产而进行斗争。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阿拉伯人民在被占领领土内有较好的生活条件的这种论调是站立不住的。 生活条件与权利的被剥夺，包括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其本土的权利的被剥夺，是无关的。 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过难民的生活不论以色列人觉得巴勒斯坦人生活过得多好，对以色列占领的反抗仍然会时常发生。

以色列不可能当真以为继续把阿拉伯人赶走，并在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建立和巩固犹太人移民点，就可以抑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 以色列也不可能以为，改变了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人口、地理和宗教特性，就能够阻止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动，或者用占领、夺取和压迫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以欺瞒国际社会。 以色列对联合国各项决议的不尊重和违抗，以及它拒绝与联合国为了促进以色列和占领区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其他邻国和平共处而设立的各项委员会合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巴勒斯坦人民更有决心反抗。

我们的讨论必须产生具体的成果的时候已经来到。 我们必须停止讨论次要问题的时候已经来到。 这已是本崇高的组织，特别是本理事会，应对它继续处理的紧急而根本的问题表现灵敏反应的时候。 我在阿比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说过，我国代表团继续朝着从各项决议中去除枝节问题的方向去做，以期使联合国不致发生动摇、使我们的工作不致丧失机动性。 本理事会如果不能有效地紧抓提送给它的各项问题，它将会失去人家对它的信心。 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必须对以色列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它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以色列和那些给它支援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它们不能再向这个世界机构的一百多个会员国进行勒索。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狭隘而有限的利益渗透使本组织团结一致的基础。在我们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方面，我们至少必须表现愿意支持我们全体所赞成的宪章原则。

象我们这样从非洲来的国家加入巴勒斯坦人民所从事的正义的斗争，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必须应付共同的局势，并且主要也因为以色列始终拒绝遵守本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并继续挑剔、不尊重和蔑视非洲人的意见。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如此，只要以色列继续与南非勾结，为世界第六强国家的利益，建立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轴心，想要控制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所讲关于我的好意的话。

本次会议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下次会议的日期于举行必要的协商之后，再行宣布。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散会